



无声的爱

□ 姜薇

高二那年，我迷上了画画。

有一天放学回家，妈妈正在做饭，爸爸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我有点激动，告诉他们我想考美术学院。妈妈没有说话，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爸爸却直摇头。“考美术学院？不要以为喜欢，获过一次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考个好大学，学个正经专业才实际。”妈妈盯着炒锅说了一句：“你不是一直想当老师吗？”

爸爸的话重重地击打在我的心上，我感到十分失落，难过、沮丧、失望，退回自己的房间。

那几天，爸爸表现得很冷漠，一句激励的话也没有。

爸爸的态度却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我要证明

他是错的。

我偷偷报了学校的美术班，却不敢把画笔带回家。

一天，我推开院门，一个熟悉的背影映入眼帘，爸爸一脚踩在凳子上，一手拉着一把锯子，木屑正四处飞扬。紧接着，他取出砂纸，轻抚木板表面，将毛刺细细磨平。汗水从他的脸上滴落下来。

我感到奇怪，因为爸爸并不擅长木工。我问：“爸，你在干什么？”他转过头来，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汗：“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如果你真的喜欢画画，就去学吧，我给你做个画架。”他指了指旁边的木板。木板显然还没打磨完，仍有些粗糙。“哦，对了，画笔和颜料放你书桌上了，去看看行不行。”

爸爸的话让我感动得一

塌糊涂，心中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一股暖流涌入心田。一个不善言谈的人，把心思藏在心底，用实际行动鼓励着我。我知道这个机会非常珍贵，便把所有的感情都融入到画笔中。

考试前一晚，爸爸说他想陪我一起去考试。看着他默默地帮我收拾东西，不时停下来小声嘟囔着，仿佛在自言自语：带这个，带那个。

在火车上，他默默靠在椅背上，似乎是看出了我的不安，他问我：“你在想什么？是不是有点紧张？”我点了点头，告诉他我想描绘一幅充满海洋和空旷山川的画。爸爸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告诉我：“只是一次考试而已，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不禁想握住他的手，但我还是忍住了，

静静地看着窗外。

爸爸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向我展示了他画的东西，是一个小丑的形象，他说：“等我退休了，也去学画画。”我忍不住笑了，心里的一丝不安渐渐消失。

后来，我并没有考上美术学院，成了一名老师，但是我热爱画画的心没有改变。每次和爸爸通话，他总是关心地问我是否还坚持画画，又画了什么作品。

走过了岁月的长河，那份父爱依然存留在心中。他的爱，如山间的清泉，滋润着我的心灵。虽然没有太多的言语和外在的表现，但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那座叫做“父爱”的山永远在我心中。他的爱和关怀，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左右修竹

□ 耿艳菊

植物四君子梅兰竹菊中，竹最宜夏。夏日热浪蒸腾，人的每一寸肌肤也跟着烦躁不安。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从清凉如水的绿意来安顿被热气搅乱的内心。

想那山林人家，篱笆小院中几丛风中摇曳的翠竹，或者房后随清风摆动的竹林，丝丝清爽滑过耳际。那样的山林人家，虽是清淡布衣生活，亦让人觉得俊雅风情。

少时在乡村生活，寻常人家院落也宽阔，种了梧桐，种了刺槐，搭了葡萄架，却甚少见到竹子。也是有的，我一直以为那是讲究的风雅人家，在年少的记忆里定格成稀世风景。

月落樵窗，风生竹院。记得小学时校长的家就拥有这样的雅致和风情。院落里青青翠竹的翠从门缝里漾出来，不经意间惊诧了过往行人的眼。我总想趴在门前看看那院中的丛竹，可若是碰上了校长或者他的家人，该多尴尬。那时的心真是又怕又怕又禁不住翠竹的绿意。

有一年暑假我去姨姥姥家玩，发现姨姥姥家一墙之隔的邻家院子里也种着竹子。邻家的主人是一位老夫人，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姨姥姥的孙女叫她秦奶奶，我也跟着叫秦奶奶。她很慈爱，有时又显得落寞。听姨姥姥说，秦奶奶唱了一辈子戏，年轻时是戏班子里很红的台柱子。秦奶奶最喜欢在傍晚的时候搬一把老藤椅坐在翠绿的竹子前轻轻哼唱。安恬的清澈的晚风拂过竹子的绿叶，拂过秦奶奶月白的衫子、银白的发丝。那时的秦奶奶看起来神思缈远，却是安然静美。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谁家的院落里种着竹子。

有次，与家人一起去了一个以竹命名的园子。炎炎夏日，那到处是竹子的园子清幽凉爽，和外面的烦躁喧嚣仿佛像是两重世界。附近的很多居民带了吊床，带了毯子，寻一处地方，聊天，小寐，看书。“得半日之闲，抵十年尘梦。”清风徐来，自在而舒缓，不免让人感叹，有竹子的地方，果真是消夏的好去处。

最喜欢《二十四诗品》中所言：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在茫茫灼灼的夏季，在庭院修竹远去的年代，最恳切的是买一张竹子凉席。热浪翻腾的午后慢时光，躺在凉席上，静下心，感受清风曾在身下的竹子上簌簌拂过，再默念《二十四诗品》，美好的事莫过于此。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请发邮箱：lzc b f k @ 126.com。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请勿登门投稿，谢绝一稿多投。

自制清凉的夏天

□ 李秀芹

现在天气越来越不讲“武德”，好几座城市都出现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除了空调房，真是不知何处能清凉。

小时候，夏天一喊热，母亲就吵我：心静自然凉，越喊热，便会感觉更热。学会心理降温，是人生的一种修行。

作家刘墉曾在暑日发了一张《天竹青鸟》的画，画面是两只青鸟在落雪的天竹上嬉戏。青鸟的“青”跟天竹果实的“朱”是补色，叶子的“绿”跟“红”也是补色，加上白雪对比，显得特别亮丽。酷热的天气里看到这么一幅冬景，眼睛也是清凉的。反季节观画，也

是一种“补色”吧。

同事苏老师也有刘墉这种雅好。他喜欢画画，但他画画纯属爱好，消磨时光，画工一般。旧时在乡村小学教书，全校老师挤在一间办公室内，暑假教师们都在学校培训学习，休息时，别人摇着蒲扇寻个阴凉地凉快，苏老师一人待在办公室画画，画雪景，画窗含西岭千秋雪；画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画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画完一幅，苏老师便把“冬景”贴墙上，一个暑假下来，整个办公室都被他的“严寒”作品覆盖。年轻的小孙老师，一进办公室就欢快地唱起“北风那个吹，雪花

那个飘”，还故意做出瑟瑟发抖的动作，让人忍俊不禁。

在那个纳凉全靠扇子的年代，这种情景纳凉和行为艺术纳凉，给伏天增添了不少乐趣，也让人从心理上降温不少。

苏老师是个慢性子，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对付暑气。他常说，夏天天热，人的脾气也需降温，遇事一定要冷静三分钟，正反考虑，自己和自己辩论，等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再做决定不晚。因为天热，人容易暴躁，易冲动，冲动是魔鬼，唯有冷静可以降服了这个魔鬼。

上周，家里修缮老宅，建

筑工人顶着烈日，站在架子上垒砖砌墙，我只在太阳地里站了两分钟，汗便顺着脸颊往下淌。我招呼工人们下来吃块西瓜，进屋凉快凉快，工人师傅说，不用，蹲在架子上休息一下再接着干。我问他们，不热吗？一位师傅说，热，想起干完活回到家，冲个澡的工夫，媳妇已经将啤酒备好、饭菜上桌，便不觉得热了。

夏天，除了空调，我们还有很多方法自制清凉，而家的温馨是人们心底最重要的一抹清凉。为了家人，多少人不畏高温酷暑努力讨生活。如果说夏天是一块画布，爱和责任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夏月如银揽蛙鸣

□ 张修东

夏日，世界聒噪起来，呈现出四季之中少有的热闹和喧嚣。

矿区的夜，相对寂静。研石山矗立于我所在的社区北面，山水湾的芦苇深处，杂草中传出阵阵蛙鸣，清脆而响亮，欢快而悠扬，像一个跳动的音符……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老家度过的。一条河沟常年不断流，沟沿被绿草占领，水草像一条条静止的鱼儿摇头摆尾，水流平缓而温和，适合青蛙每年来这里组建家庭，养儿育女。进入夏季，蛙声不绝于耳。远处，村东头的河湾一个接着一个，田地里的水井一口接着一口，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便成了青蛙的天下。你问

我答，它叫你应，蛙鸣能支撑村庄一整晚的舞台。如银的月光下，“听取蛙声一片”，又有奶奶拍打着蒲扇，我和弟弟很快进入了梦乡。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单身宿舍以南的地域还是一片苇湾，下了中班已近零时，我们几个工友相约来听蛙鸣。积水空明，水波粼粼，夏月如水。蛙鸣一声一声抑扬顿挫，一浪高过一浪，此起彼伏，一波胜过一波。

记得年少时曾跟着叔伯大哥到池塘边玩耍，刚刚还坐在塘边谈天说地的蛙儿，听见脚步声，一个个熟练地恰似跳水健将，双腿一蹬，脚底一滑，画着弧线，“扑通扑通”一个猛子扎入水中，一蛙一个漩涡，一蛙一圈涟漪，还不时回头看岸上的人。不

一会儿，蛙鸣又起，似在和人较劲。

有句谚语这样说：“青蛙咕咕叫，丰年来报到。”蛙是益虫，以昆虫为食，那些昆虫大多为农业害虫。据估算，一只青蛙一天可捕食70只虫子，所以人们常说“蛙是害虫的天敌、农田的守护

神”。如果出现蛙声如雷的情景，应该值得庆幸，更是丰满了农人的丰收梦。

月光如水，流进心田；蛙鸣如潮，揽入心怀。我愿这天籁蛙声，飘荡在每一个夏夜，书写诗情画意，让我沉醉在这温柔梦乡。

